



《东亚的宗教与文化》后记（石立善）

石立善

二〇〇五年九月末，当西胁常记先生公开表明将提前一年从京都大学退休之时，我身在中国西安。包括我在内，先生的几位学生提议：作为退休纪念事业，应按惯例举行“最终讲义”，并编辑出版退休纪念论文集。然而，起初先生婉言回绝了这项提议。后来，在周围不断的热情劝说之下，先生终于点头同意，并表示：“如果每位参与者都能怀有一份真挚而轻松的心情”。而在这项退休纪念事业的企划与运营过程中，先生亦屡次叮嘱相关人员：要尽量简单低调。

二〇〇六年一月，居住在京都的几位学生会聚一堂，商议有关事宜，遂正式成立了“退休纪念事业委员会”，由维习安博士（Christian wittern）出任代表，由我担任事务局长。同年三月十五日，先生在京都大学综合人间学部如期举行了“最终讲义”，而此论文集所载《〈佛母经〉小论》一文即根据当时的讲义内容而撰成。关于纪念论文集的编纂，我们亦全面尊重先生的意见，决定了以下方针：一，不向外界广泛征稿，而只限定在小范围内；二，不给学长添任何麻烦，而仅以此作为年轻人发表最新成果、相互交流的机会。欧美学者的稿件由维习安博士负责，日本与中国学者的稿件则由我负责。在编辑过程中，考虑到本论文集的体裁，将原计划附在书末的以先生为题材的几篇随笔，用“月报”的形式在书前另行印出。又，对于希望注明收稿日期的编者，由编辑人员在其论文末尾特别标出。

本应在此简述先生的学问与光辉业绩，而这项工作已远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，故请读者参阅本论文集卷首的《序》以及《简略年谱·论著目录》。于此，我只想从一个与先生所属不同学科的文学部留学生的角度，略微言及先生作为教育家的一面。先生执教京都大学的近二十五年间，除了本国学生外，还先后指导了来自中国、美国、德国、捷克斯洛伐克、比利时、以色列、台湾、香港、韩国等国家与地区的留学生。先生面对这些负笈求学的异国学子，不仅在学问上予以亲切指导，而且在生活上亦从物心两面给予细致的照顾。先生为他们担任保证人，为他们介绍工作，有时甚至帮助他们寻找住处与搬家。对于外国留学生而言，与这样一位老师的“相逢”，无疑是一种很大的幸福。同时对于先生来说，这种“相逢”亦是一种喜悦，我想先生至今仍乐在其中吧。这本以留学生为主编撰的薄薄的纪念论文集，凝聚了每一个人的谢意，作为与先生共处的一个回忆片断而被珍藏于心。

“最终讲义”当晚的会餐席上，先生即兴致词，讲述了有关其恩师下村寅太郎先生与lifework（毕生事业）的逸闻。而先生自身的研究领域亦从中国思想史学、佛教史学转向敦煌、吐鲁番学，对于新领域的挑战仍在继续，其lifework尚不知止境。先生常说：“一项研究当以十年为期。”那么，十年之后，先生到底会转向哪一个研究领域，在研究些什么呢？那时，我们又在走着怎样的一条道路呢？

最后，我谨代表本项退休纪念事业的全体人员，向始终关注本项事业并提供了很大援助的松田襄儿氏，为本论文集的翻译与校正付出辛苦劳动的James Baskind、Dennitza Gabrakova、古桥纪宏三位博士，以及主动承担烦杂的编辑排版工作的小林恒义氏，致以由衷的谢

意。

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五日 于京都

维习安、石立善 主編《東アジアの宗教と文化》（《东亚的宗教与文化》）

京都：西脇常記教授退休記念論集編集委員会、2007年12月。

 关闭窗口  发表,  查看评论  打印本页

发表日期：2008-4-21 浏览人次：225

版权声明：凡本站文章，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。任何网站，媒体如欲转载，必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。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。